

書

民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擬策一道

策問二十道

擬策一道

并問

問寓兵於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具存理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伍卒為旅伍旅為師五師為軍鄉有州黨族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鄒里鄰王之六軍偏取而足司馬法以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為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謂一甸出一
乘車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數乖錯自
求其說必有不同管仲以內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
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三軍五家之軌為五人之
伍十軌之里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為四小戎之
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及高子國子
夷吾之書復有伍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
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立五大夫一國三
軍革車至八百乘長勺之戰威公稱有帶甲十萬車

五千乘得無誇過其實乎禮法皆周家遺書堯氏一家
之說而其乖迤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同歟將由
久遠之傳疑抑考求之未至云爾當周之末諸侯自
為兵法備矣有如齊之募士晉之前行秦之陷陳越
之君子逮戰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銳士與夫楚之二
廣鄭之魚麗吳之激行一陳一軍自有制度曷為本
始一皆無稽而妄作耶周家賦卒之差及其車乘什
伍諸侯之為變亂其同異多少為如何雖唐李靖章
略以告文皇其許未有所究願為徧舉商確于篇
對善乎荀卿之子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義

者循理故惡其亂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廷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况若莫邪之利鋒當之
者潰圜居方止有如盤石觸之者角靡而退以禁詐
禁猶有巧拙之幸以禁詐堯誰肯賊其父母謂威文
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故論兵要舍湯武何
法哉今之兵家一本諸孫吳氏孫武力足以破荆入
郢而不能禁夫槩王之亂吳起威加諸侯百越而不
能消失職者之變詐力之尚仁義之略速亡胎禍迄
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於子貢之問政告之以
足食足兵衛靈公之問陳對之以俎豆之學聖言天

遠厥有旨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處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周截之
武白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
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二王皆以弭亂為功其其
兵之無敵於天下也商事遠矣愚於毋誓見武王用
師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弗邪克奔以役西土易之所謂師出以律古之聰
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舍周家之制為兵皆苟
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具於周官其詳司
馬兵法言之法雖穰苴之書然皆當世常行之事耳

目所際去宗周為不遠其言不悖於禮不可誣也去古既遠二書皆出亡軼之餘然舍禮法而討論周家則將焉所取制明問下及疑其乖迂之多意於作法自有不同考求之未至焉者摛謙挹損蓋將以啓發諸生乎愚以為禮法無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無乖迂之宜周禮之所謂縣即司馬法之所謂成也縣都以令貢賦之法終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號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五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為一成之田三分去一為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

二家出車一乘士三甲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百井為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井為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為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數其曰如千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於是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禮有卿士大夫昏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固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

兵於此可見雖不得已猶不至於盡發者先王忠原之至不欲窮民之力也齊之內政以八百乘之國而立三軍車八百乘軍萬人加工商之鄉六為軍萬二千人兵車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卒十五家而賦一兵則周賦兵之制雖損其數用之黻矣威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通國之衆未為誇也周之賦政始于丘井而成於一甸什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即六鄉之法六鄉之法即六遂之法軍國異容而不異制簡易之道也管子固謂內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軍

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火更於鄉遂伍鄙之法徃徃因於夫屋然其間不能無異而惟徑便是取軍國殊制至於王法遂更求速得志於諸侯此內政存心之可誅者李靖以為管仲實脩太公治周之法為知賦政之羸虛矣愚嘗謂王制之在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變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伍也法度卒乘也知紀綱之不可得變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後可與言兵乘車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母野之會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士多

至倍加於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出入也諸侯變周之制為可貴矣隨時而具卒乘王法何誅乎仲尼於魯春秋於何以書作丘甲周田賦皆變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為三甲士則丘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丘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丘乘為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地之內民力無遺蘊矣丘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人民不加多恣其變更而何強大之能益故論春秋之法雖齊之內政猶無所逃其罪而况竭民之力哉周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禮知

齊之不可伐仲孫以為魯秉周禮言魯之未可動諸侯之守其國舍周禮何居乎當周之衰周禮蓋不行於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強率意妄為未有不底於亂亡者為教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左轅右遣蓐挾轅而戰以轅為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為兩四兩為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陳曰荆尸未見其變周者李靖以為挾轅之士一偏為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人靖號之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縵葛之陳為右

左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變周者衆多而備魚麗豈謂是乎夫差陳於黃池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一將軍三十嬖大夫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所為方陳亦未見其變周者申公平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其本諸陳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強半予吳杜預以謂予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愚所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強者

齊與三國是也趙以騎射變胡服齊以技擊受賜金魏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固以為干賞冒利庸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趙武靈王僥一切之利騎射變於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隸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尚不害於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其數歟以詐力相為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有不底於亂亡者戰國之兵是也齊之募士五萬

晉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它見名獨見於
吳起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子與所謂
君子六十法不詳見事獨見於外傳國語募士前行
號其內政之所寄被廬清原所作之異名乎疑以傳
疑未可謂必然也莞子固嘗以教士目內政之軍其
名或在是也陷陳之力著於韓原之戰君子之用効
於蓋澤之師是皆思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而矣
循周之故効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禮法為天
下之紀綱者顧不大乎雖然紀綱之於周猶為法慶
而已如其仁義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則禮樂

詩書在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禮曰先師以
為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周禮曰先師以王問
禮法其敢舍周禮而對

策問二十道

問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夫彼重則此輕天下必然
之執也孟子之拒楊墨荀氏之誣孫吳與韓氏之闢
佛老凡以此也夷考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與
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老子之書推提仁義絕
滅禮樂宜得罪於聖人者而夫子從之問禮至欲竊
比老彭孟子當戰國之時尊聖人之道楊墨之外雖

若神農之言威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莊周詆訾孔氏曾無一語反之至若荀卿論誦孫吳而躬未免於談兵韓愈深闢佛老而與大顛彌明之徒遊從多所假借西方之教益百家之晚出者其清靜類莊老其自了類揚朱其慈悲明鬼非樂不喪又甚夫墨者之言三三栢子之機乃其極至語也然實本於宋鉞惠施公孫龍陸白異同之辯宜儒者之所不予王通祖述六經之學斷然以聖人許之先正司馬公作偈破禪猶是說也學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問山河有定執攻守有定規奕者置基不定猶不勝

其偶况兵乎是故因師歸之衆舉蜀漢之師收三秦

從韓魏食教倉之粟杜成臯之險塞飛狐之口守白

馬之津東鄉以爭天下者漢之高祖也自淮入泗捨

舟下邳舉琅邪入大峴滅燕之後息兵三年或開鉅

野仲德或通石門沈林或出淮肥檀道或趨陽城胡

或入武關沈田通舟于河推鋒入渭者王鎮宋之武

帝也乘夏水之浩汗汎河道之通流走碣磔覆滑臺

虎牢洛陽自然不固者宋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或

以取敗又若亘温枋頭之舉謝元黎陽之後心存河

伯其敗何由田祿伯亘將軍之謀吳王不用而敗二

子遺術或可舉而行乎乃若吳蜀之所以抗中原西
有閩頭陽平樂漢東有江陵夏口濡湏京城之鎮魏
人之備不過祁山襄陽合肥三城晉宋以還乃有彭
城泗口鍾離壽陽安陸疆場遠近固曰隨時之宜必
若韓雍之襲南沙孫恩之走郁洲滄海之濱古未之
方何也都邑之設所以控制方面為民之極六朝皆
在建業而孫吳或都武昌南唐或遷豫章將有說也
國家渡江雖錢塘為行所留鑰之守寔在建康屯戍
之兵不及江外出戰人守之計大率不同於古將時
異事變已陳之迹而今不足為守即兵使交淮南守

在江面運道難礙諸處交急饋運之出備禦計之古
所未暇猶當謀之而况方冊所書者乎必欲進圖中
原取還舊物退守重饋輪亡之雖曰廟堂自有成筭
學士大夫要當知之願聞規摹以觀遠業

問古者用民之力歲毋過三日而庶人在官與夫鄰
鄙之長無非民也居則治溝井出則奉征戰亦無非
民也嬴秦而降大革先王之典惟民役於公上未之
有改而民不以為病近世以衙前押綱運主場場而
民始困於為吏保正職催科承文引而民始困於差
徭熙豐以來更法以抹其弊者婁矣而弊日滋甚蓋

嘗賦錢免役矣則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且州縣有吏豪之病又嘗官雇耆戶長矣則有雇直上拱而民之徭也自若重之以里胥走弄之姦法之擾民無甚於此是故小民憚於充役而田業歸于官戶之兼并於是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亦役也而後錢不免仕足貴也而賤役仍在說者謂漢法雖丞相子不免顧更卒之戎果其遺意歟或者乃欲復科耆戶長之雇錢則前已有免役之綸後未保持來之後亦恐後人亡賴官事殆將不舉第守官戶子孫名曰減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與民戶通差則仕者不

能兼治而官戶之役反重罷免役之上供邦計亦不可闕一仍其舊又將無以寬民意者古今異宜而民不可復役不然何以屢更役法而民終未之便將祖宗之成憲自足遵守而徒為是紛紛不能達其意歟諸生學古通今無所不講茲民事也有司願究其宜問水利尚矣農田之灌溉漕運之轉輸公私之交急也至於設險守國其所繫者益重淮浙當承平之世非惟國用之所仰賴蘇湖熟天下足則又發於田家之諺今也行都所在內奉萬乘外供六師而水利之講不詳號稱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顧已變

為桑田之野皇上究求民瘼知無不為蓋甞決圩岸
之邊流抑沙田之專利通五瀉之堰導申李之港德
至溥也而旱潦之害未聞知損或者以謂吳江之岸
寔障震澤陂湖堙塞漲起橫流決而通之未覩其利
漕舟凝滯軍食乃不可闕佃者已為成業立將見其
流散興後動衆又不可以輕舉置而不問非安國利
民之意也先正翰林蘇公之帥浙右甞欲起千橋於
吳江之岸文正范公守姑蘇則欲盡通吳東入海之
浦一則言而未試一則試而不卒迨今百歲弊云極
矣監司帥守豈無愛民憂國若二公者歷年之久何

寂寥之無聞也將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盡不
然二公之業未究必有說也鄧大田淮甸而魏軍
大振何洙復鄧故業而南唐之政遂衰馬臻興起鑑
湖鑑湖成而臻敗謝公作堰立頭淮人比之召伯利
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鎮守北門舊興塘灤之利田
之阻況此輦轂之下淮沔之塞事切平世將何道而
為之諸生論古通今水學蓋所詳練必也農田不失
灌溉運道不至艱阻邊險以設民力無困而公私享
富實之効豈無術和願詳聞之將復于上
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語也悅周公仲尼之

道孟軻說也適堯舜文王為正道揚雄學也虞羲而
降神聖之君以十數孔孟曾不之尚顧獨尊於文王
周孔非其賢於先聖將以無位故和揚雄論道而歸
堯舜文王然則周公仲尼豈不足法也三千之徒皆
學於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章焉史記所傳七十有
七家語所錄七十有二其人與數既已不同而其強
半言行不聞果何以異於三千徒也叔孫武叔公伯
僚毀仲尼愬子路者不聞回心鄉道言行之美而猶
見錄何歟大戴禮經其言子貢論弟子之行以蒼蘅
將軍文子之問其人裁十有二顏冉由求參師商孔
滅明偃南宮縚柴

子自言從我陳蔡及門者十無非門人之傑而其去
取參錯不可考知姑為訂以聖人之言則子我短喪
之問似非能言之流季路不正衛君冉求附益季氏
其於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參門人
之所共尊乃不數於德行又如曾箴之言志子賤之
不欺傳易若駢臂商瞿曾不許以言語政事文學四
科所列猶或未之盡和聖人之門柴愚參魯師僻由
喭而皆進於夫子之道耕稼之學至斥之以小人其
謹向皆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堂張也其傳乃有
堯行而舜趨商之洒掃應對進退流為噍然終日游

之貴本抑末至於偷儒憚事又言語之子貢推於從
橫之雄以參商之大賢比於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聖
人之學何其愈遠而愈不似和得其所傳子弓子夏
子輿三人而已子弓之學至于荀卿李斯而廢子夏
之傳至田子方莊周而極惟子輿之道子思孟軻皆
不失其所傳將毋師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傳之
遠自有幸不幸歟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皆未
免為有罪莊周論天下道術身與老聃關尹猶自列
於一家卿言子思孟軻自謂子游之說周摎田子方
語人曰學於谿工古人尊道嚴師安有聞見之異疑

信相亂其故何哉諸生學於聖人之門所盡心焉爾
者道學之統源流之辨與夫門人高弟所聞所得原
薄淺深之間宜固知之詳著于篇庶見所蘊

問三皇皇也五帝帝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論易摎
虞羲神農黃帝太史氏紀五帝則首黃帝略少昊大
戴氏記寧子荅問亦止於黃帝高陽高辛而已古者
祖功宗德與夫郊禘祭報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數祭
之報乃不知為何禮虞之幕亦不知為何君商之三
宗宗也遷亳商如盤庚其無逸如祖甲商民求復其
政周公亟摎其賢而皆不烈於宗周宗武王嚴矣若

成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曰宗其道宣王中興
之治德非盛於成康於傳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
前經傳疏略不可得而詳說不然皆彰灼特孤陋未
知通乎漢唐以來祀豐于昵功德之論廢而不行求
諸先儒史氏之言盛德豐功之君自有不可沒漢七
制唐三宗其人也漢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固天下
無異見以世宗之窮奢黷武庸詎賢於節儉愛民之
景以中宗之聰察雜霸豈多過乎明於成王之昭明
皇憲宗皆有始而無卒以武宗之幾振唐室宣宗之
政比太宗且無二君晚節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彼取

此何也在漢光武嚴恭祖宗之制遷呂后之有罪躋
薄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廟之配登中宗之宣帝沒元
帝之高祖所以明先帝之賢至於景昭之號世宗之
宗無損益焉豈非功德污隆雖孝子茲孫自有百世
不能改者宜乎後世非復異同之論況有先儒史氏
之證而天下之議至今曾莫能一豈無說邪諸生其
推所由來却我曾中膏肓之惑

問孔子嘗聞者俎豆未學者軍旅其論政曰足食足
兵以信自謂我戰則克豈徒然哉在書其誓有之左
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代五代六代乃止齊焉蓋陳法
也禮大司馬春教振旅夏教蒐舍秋教治兵冬教大
閱坐作進退如戰之陳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
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
有局各司其局蓋陳形也然則聖人果不學歟自軍
禮司馬法亡兵家不知有陳諸葛武侯治軍蜀漢推
演八陳而載之圖今廣都魚復皆有之其圖行列皆
八象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如偃月狀晉亘司馬以
為常山蛇執後世曾莫之省唐李衛公始引軍志以

明四頭八尾合於古之井制觸處為首之意於是稍
可究之然聞先漢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陳竇憲常
勒八陳擊匈奴矣至晉馬隆又用八陳以復涼州陳
勰持白虎幡以亮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之前既
有八陳後亦未嘗忘也今有馬隆握竒圖贊其傳起
於風后李筌繪而圖之見於太白陰經又有曰雜兵
書頗有黃帝太公孫吳武侯遺術裴緒變而通之著
于兵法新令其刑皆八不與武侯陳圖相似筌乃定
而無變緒又方圖非整俱曰八陳是邪非邪唐太宗
尤習於兵其作破陣之樂用代古之武舞八旂四表

有以生於八陳子戚振萬之意果如是乎古有鵝鸛
魚麗范蠡又論陰陽牝牡陰陽家者亦有太一五陳
遁甲八門之術衛公益以六花與十四陳至曹成王
則有所謂團力李臨淮則有所謂校旗原本從來將
母皆八陳之變不然各一法歟荀卿有言仁人之兵
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死
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負居方止若盤石然觸之
者角靡而退以為綦制安節之理其古之軍陳歟今
之為兵固有常教之陳無用於戰講肄而已說者遂
謂戰而言陳非知兵者張貞源名習戰陳然未嘗用

古法乃使大將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將意將悉士情
然則古之陳圖果不足法矣先王為是紛紛無益之
教無乃厲使其民乎武侯有言八陳既成自今用兵
行師庶不覆敗陳固用之以戰謂之無用何也貞源
武鄉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古人以陳肄兵
由來何所法象後世用與不用其為成敗何如可以
文可以武者聖人之徒毋以古所難言而遂略其說
也

問兵家之法萬變而其大校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以
祖宗行之不過各守一事皆能得志於契丹金人之

強非徒契丹比也其貪頑殘賊自其先世則然惟我
二宮躬行克舜之道待夷狄者不一而足三者迭用
如環無端校德則虜暴我仁用師則我直虜曲然自
逆亮渝盟于今將五歲矣邈鄙之上既未聞有朝拜
泉焚龍廷之奏雖保固疆場議者猶以為未詳豈古
今異宜祖宗之法不可盡用抑和戰異勢三者不可
並時而出也諸生學道尊王必有以決天下之疑樽
俎折衝為不可勝之略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
久者有司願與聞之將挾所長言之執政
問古者量事設官官有常守而無溢負之患未聞待

次而授者降自近世入仕之路日廣而官有常員吏
部注官至逆用八九年闕內而職事外而監司亦或
以數人而待一官置吏以還無此其弊進士古之鄉
舉任子世祿之舊也於今既不可廢軍功以賞戰士
鬻爵流外漢唐亦多得人今欲一切暫停則賢愚有
同滯之歎姑仍其故弊將日深諸生講論其宜必有
便於今而不戾於古之法國家將采而用其詳著之
于篇

問三王兵出於農有征無戰故無宿師漕輓之費秦
漢用兵夷狄芻運力單議者始為也田世收其利在

今長征戰士非征役之士也平時惰游廢業徃徃去而從軍使之營田非本情也非人情而強之事將不免於怨謗逃逸或為罷議屯田且不可成饋餉之勞何當休息今欲講明其說將使戰士力於農田而無怨弃之尤或為屯田而無煩於戰士計將安出諸生其詳說之

問歷觀前古良將之兵未始非因糧於敵敵之積聚皆我之資也近人謀不及遠故皆計費而後出師費之不供不可進以尺寸設能克敵又多頓挫而不得前堅壘相持費不勝計輸運則民不堪命屯田則軍

不樂從進退孔艱遂有中迫而廢何術可使士安南畝飛輓不勞何策可以因敵取資而無不給之患此軍計也願條其數之詳

問古者天子建國置命卿之相諸侯立邑設大夫之宰雖其職有內外官有崇卑所以司牧其民輔佐其君一也夫天生烝民不能使之自治相籠以智相加以力而爭競獄訟由此作善為吏者治之有術臨之有政民不之犯至于無欺足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恐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為世無能優劣之至於烹魚之詐樂其得所

猶未免乎不智之嘆惡在其為不能欺也河娶之沃
仍而未革猶不免乎沈巫之誚惡在其為不敢欺也
宓子學乎聖師美政行乎單父之域漁人遠在幽獨
不忍欺其大夫故雖孔子大之惜其所治之小四科
之設其不列於政事何也抑夫三子之政其猶未臻
于道將有說乎皇上以舜紹堯以民為天下本置吏
二千石必親問之于朝宰字初除亦必中書審察命
吏之法何減治古然而不欺之俗未聞如三子者之
風不識古今異時將人事之不同也將使今之君子
其字宰郡縣致治之美無欺之俗皆不媿夫三子其

道何由

問六藝折衷於夫子夫子之學六藝不與存焉論語
輯錄夫子之言六藝之喉襟也難疑荅問之辭蓋聖
人之門講明道學之奧者詩書禮樂既稔聞而熟道
之易者性命之原春秋聖人筆削夫子曾不之及而
門人弟子又殊不問何哉仁義之途禮樂之事皆聖
人所以教弟子求仁之問不一而止夫子之荅不過
曰如是而為仁曰可謂仁之方於仁卒未嘗言於義
非獨不言然亦莫之問也且先進於禮樂聖人以野
人名之後進於禮樂以君子稱之曰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然則禮樂之用弃君子而從野人矣空之一語
六藝未嘗言回也庶乎其婁空者何謂惟禮文之博
約固所以竭其才而曰非多學而識之曰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鄙夫空空如者聖人焉問至竭兩端而告
寧與顏子同乎然則六藝之歸仁義禮樂之教顏氏
所學聖人之道果何適和老子瞿曇其學與聖人異
今其教與聖人並行者道不同古不相謀觀於老氏
之無佛氏之空則疑若聖人之所以教而顏氏庶幾
焉者是和邪非邪諸生學於聖人沉潛久矣明以告我
毋必知言

問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為之宗二班工情理
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制日趨卑
弱唐文駸駸近古柳文章與時高下將班韓諸公其
才自有優劣和帝堯孔子之文章於書論語備矣漢
唐文士未嘗不以是為宗師屢有變更舉不相似意
者古今異世堯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歟諸生飽於
學文章為開辨其惑

問漢唐基命中興之主肇造函夏紹復先王之大業
雖曰人君之略而其名臣輔佐之績與為多焉時君
康其臣佐之功厥有圖贊論述之事在漢高帝時有

若十八侯在宣帝時有若十一名臣在世祖時有若二十八將唐正觀間有若二十四功臣位次所列麒麟雲臺凌煙閣之所畫至或藏之宗廟為之銘贊其事重矣是宜去取極當時之選史籍無傳疑之謬求之於策則大不然顧或元功佐命維時名人而不在諸公之列中才列將容有濫吹其間又或同功一時而去取不同均有親嫌而棄留特異或不終而尚錄或遂絕而不書必有說焉何以不著十八侯名位封國史記楚漢春秋固已不同漢表泗水亭碑同出班固論次自有差別凌煙所圖二十四人尚矣唐書闕

一不書曰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者兩京記稱柴紹功臣贊稱許紹二人官爵無異容或並存而二書有高士庶焉未詳何者為是研窮其事傳必有之夫古之所以貽今今之所以觀古者惟憑史籍而陸賈司馬遷班固吳兢韋述呂溫皆著書於當代或一人而自相乖背果何以哉諸生探討古文究之熟矣當時去取之說書傳所以不同於此必能言之其明辨之無略

問周道東風化熄先王之迹蕩滅無餘仲尼繼文王而興修六經之教師法後進以為萬世準式當時之

士有能潔己而進者殆無所拒絕是以三千之徒從
聲而至杏壇洙泗弦歌不輟而七十子者遂速肖於
聖人所以誘掖之作成之其亦至矣觀夫子之見
鄉見南子雖佛肸公山弗狃以畔人召之而欲往聖
門廣納於此可見子張之非子夏亦有於人何所不
容之語陽貨孺悲之見何聖人拒之之深邪一者拜
而時亡一者辭而鼓瑟應對弦歌之際厥有旨哉彼
夷俟之原壤將命之童子自人而論可以無譏扣脛
之云或人之荅所為言動其故何邪誅姦回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真學士大夫之事況在論語之書乎

諸生必究其端其明著之無略

問人之大論友其一也取友之際古人難之道之不
明交朋道喪曠千百歲才可以一二數而執利之交
在焉夫莊周惠施皆以老氏為宗其論文固善也周
經施墓有斤墾之歎其相與者不薄矣而儵魚之辯
鵝鼠之喻蚤哀之論獨何自而發歟當唐之時李杜
韓柳皆以詩文名世單父之樂論文之思雪日之況
託子之際亦可謂久要矣而欲殺之句飯顛之嘲實
錄誌銘略不假借安坐甘食見之於書此又不可得
而通者豈盛名之下人情不無相軋將相成之道於

誼國當然哉有司未達其所以然諸生其明告我
問傳道之序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端若貫珠蓋無
可疑者然論語記顏淵死孔子以況伯魚史記鯉年
五十其亡先孔子三歲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
死則是先伯魚九年也取信論語則伯魚之亡久矣
世家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思年六十二則
曾子於仲尼之卒也未壯子思猶逮事其先祖孔叢
子有子思及孔子曾子孟子車問荅檀弓孟子漢藝
文志皆稱子思與魯繆公同時孔叢又逮於繆公卒
孟子題辭列女傳孟軻學於孔子之孫子思孟子傳

學於子思之弟子資治通鑑外紀繆公訪子思之歲
距孔子卒七十有三年而周紀魯繆公薨子思見衛
謹侯後此又三十有一歲下距孟軻見梁惠王之歲
凡四十又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
傳未足多過子思之年無乃過於壽考乎由此言之
史記殆為不妄而孔氏所記與夫孟子檀弓孟子劉
向班固趙岐司馬公劉道原皆非無稽而妄作者記
事參錯雖道原亦不能無疑諸生論古人於數千百
載之間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傳道之次所當尤
謹焉者近在眉睫固將先之幸為開發其疑明引据

依于下

問古者賢士大夫逢時遇主以道光明于時有德有言世所希仰遭秦滅學其姓名固多湮沒後無傳焉惟舜之五臣商之三仁武王十亂周之八士作者七人與夫所謂逸民者始皆卓然章章有以自見得聖人一語而後其道愈明蓋其高深視河華昭晰齊日月不其滯乎雖與天地並存可也柰何諸儒傳其姓名人有一說言其年代乃大不同惟三仁孔子既詳言之朱張之行蓋闕如也作者之數或以為十字之訛夫人固不逃乎六經史傳之間儒者宜當深考先

儒之說會有一定孰得孰失生其辨招詳之

問兵法莫難於用間莫深於用間田單復齊秦滅六國漢高亡楚句踐報吳皆藉間以成功微乎微乎間言一入敵情盡見彼君臣締合之交判然離而我計行矣故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孫武之書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夫商周之王伊呂之佐決非行間以圖人之國者求之書傳則并陶出其不意乘黎而商始咎周誠有似於兵法豈二王之道神至於無形哉少康夏之盛王用衆一旅光復夏祀亦二王之舉也其使女艾謀澆季子誘

獍襲澆於逐大易首於縫裳者見之傳記不可誣也
伊呂之事未可遂以為無有為之其亦有道乎誘敵
以子尤難入者計將何自而出和方國家當虜之強
未雪大耻聖上懷冰握火思復東都之會前古之事
不識可用於今歟何用行之有司敢請

民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卷之二